

之如天網之恢恢也善惡必報無遺則是雖踈而不夫也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四

者山無為天師峴泉集序

釋一

天地間至精至微者道也至明至著者文也道非文不明文非道不立折而言之雖為二要而歸其實一也乾坤之所以覆載陰陽之所以變化寒暑之所以代謝日月之所以往來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無非道也無非文也其可離而二哉又可以強而合哉故聖人者作因其自然之道著為自然之文未嘗以一毫已意加之也是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詁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實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後之言文者舍是何適焉自周之衰王道熄而百家興競以私意臆說聘辭立辨以相高求希於道者百不一二焉於時有若老子者其言以清靜無為為道著書五千餘言後世常有以之為治而治者矣其庶幾於道者乎嗣教真人張公無為自其家世宗老子之教至公凡四十三傳公

天資穎敏器識卓邁於政函學兼金科玉訣之文既無不博覽而該貫益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大肆其窮索至於辭章翰墨各極其精妙是以歷職

天朝皆以問學之懿深蒙

春宁凡殊褒前席之榮歲資有加而王公貴卿縉紳之士亦莫不禮貌焉蓋江右文宗多與文正公虞文靖公之遺緒而公能充軼之也其所造詣豈苟然哉問出其詩文若干卷屬序焉其詩之冲邃而幽遠文之敷腴而典雅讀之使人健羨不暇視世之佔畢訓詁拘拘以才藝自足者為何如哉故公領宗門之重任專以化人誘善輔

國翊祚為心其見於此者特其緒餘耳雖然子嘗考公德業既本於無為是能遊心太初與道為一而且沈酣於六藝之文蒐獵於百氏之說於是發於文辭理與意會有不期工而自工者矣其有補於老莊之道者又豈神誕之誇者比哉公以紳有世契相與極論斯事必撫掌劇談而後已故為序其曰峴泉者

因精舍之稱云園子博士金華王紳序

者山無為天師峴泉文集序

峴泉集者嗣漢四十三代天師張真人之所作也真人學行淵遠資識超穎貫綜三氏融為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暢曉故其發為文辭論議雄邁偉傑讀之令人擊節不已予嘗愛其文如行空之雲昭回絢煥變化

莫測頃刻萬狀睇乎其成章也又如入秋之水膏渟黛蓄微風興波萬頃一碧湛乎其泓澄也詞賦詩歌又各極其婉麗清新得天趣

自然之妙可謂兼勝具美矣且聞龍虎名山靈氣翕聚鍾英毓秀挺生列真以道德相傳其來遠矣若道腴內充華藻外振以文雄一代者乃今獨於真人見之洪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光岳氣全天運之興文明三十餘年矣

今上皇帝踐祚以來氣益昌而運益盛雖遐

際僻壤莫不呈材獻藝摛文藻藻以自見于

時況在文獻之邦神明之胃優游乎德澤涵

泳乎詩書大肆厥辭鋪張感美以黼黻太平之治不亦宜乎雖然此特其餘事可至於真

人超然獨得之妙豈道之士又當於詩文之外求之嘗

永樂五年秋七月吉日序

嘗聞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日月星辰天之

文也山川花木地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蓋道為體文為用儒先謂文章為貫道之

器不其然乎龍虎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無為張真人神明之胃也天資超卓學問淵源本

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於外者有文章之懿嘗錄次其平日所作詩文凡若干卷目曰峴

泉集英華煥發昭耀簡編以言乎詩則託物寫情優游不迫得詩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

則雄奇汪濊鋪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體是以海內文人碩士傳誦而稱羨者比比焉自

非真人學通百氏道貫三才體用兼該精詣獨得安能發而為此耶及觀集中所著冲道

慎本太極河圖原性諸篇義理之玄微研究之精極議論之闡肆其於天地造化山川人

之精極議論之闡肆其於天地造化山川人

物禮樂制度靡不該貫雖專門擅業時首窮經之士有不能及者非惟有功於玄教其於世教亦有裨焉將見斯集流傳於天下後世與峴泉相為悠久而無窮也必矣且真人嘗為通君尚義堂記俾先祖父之志行亦得託於不朽欲襟三復深有感焉因書此于卷末以致其私意云

永樂五年秋七月甲子新安程通謹識

峴泉集卷之一

者山無為天師張守節撰

禠著

冲道

至虛之中塊垤無垠而為有實之實居於虛之中寥漠無際一氣虛之非虛則物不能變化周流若無所容以神其機而實者有詘信聚散存焉非實則氣之細縕闔闔若無所馮以藏其用而虛者有升降消長繫焉夫天地之大以太虛為體而萬物生生化化於兩間而不息者一陰一陽動靜往來而已矣凡寒暑之變晝夜之殊天之運而不息者昭而日星威而雷霆潤而風雨霜露地之運而不息者峙而山嶽流而江海蕃而草木鳥獸若洪纖高下之衆肖翹煖動之微一皆圍於至虛之中而不可測其幽微神妙者所謂道也理也非道之大理之精其能宰乎至神至妙之機也乎是所以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以盡夫參贊之道者焉故知道者不觀於物而觀乎心也蓋心統性情而理具於心氣圍於形皆

天命流行而賦焉曰虛靈曰太極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曰心為太極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凡物之形色紛錯音聲響慶皆有無混融之不齊而品物流行者特氣之糟粕煨燼也人與萬物同居於虛者也然以方寸之微而能充乎宇宙之大萬物之衆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心虛則萬有皆備於是矣何喜怒欣戚哀樂得喪足以窒吾之虛塞吾之通哉庶乎虛則其用不勤矣吾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冲猶虛也莊子曰惟道集虛列子曰虛也得其居矣惟虛足以容也道集則神凝神凝則氣化氣化則與太虛同體天地同流而二氣五行周流六虛往來不息者倣授交馳同其用矣苟虛心淨慮守之以一則中虛而不盈外微而不濶若淵之深若鑑之瑩則吾固有之性與天德同符豈不為萬物之宗哉是故養其體也去芬華忘物我絕氛垢以盡致虛守靜之工則復命歸根也深根固蒂也滌除玄覽也抱一守中也則谷神長存思淨欲寡虛極靜篤復